



# 新乱世佳人

九月丛书

黄蓓佳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I247.57/482



九月丛书

黄蓓佳 著

# 新乱世佳人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341971

## 新乱世佳人

---

作 者：黄蓓佳  
责任编辑：黄小初  
责任校对：薛 亮  
责任监制：江伟明

---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（邮政编码：210009）  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  
印 刷：江苏丹阳教育印刷厂

---

850×1168mm 1/32 插页 2 印张 20.5  
1997年10月第1版 1998年5月第3次印刷  
字数：400,000 印数：20,001—30,000册

---

标准书号：ISBN 7-5399-1148-4/I·1068  
定 价：25.00元

---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## 内 容 提 要

董、冒两家都是海阳城的大户，董家太太心碧虽是从良的妓女，但是精明干练、持家有方，深得董家上下的敬重；冒家太太独妍则是一个自命清高的所谓新女性，对心碧一向嗤之以鼻。但是上一代的芥蒂并未能延续到下一代，冒家的大少爷之贤爱上了董家大小姐润玉，并不顾母亲的反对与润玉结了婚，董、冒两家并不情愿地成了亲家。不久，抗日战争爆发，董、冒两家的几个儿女们以不同方式参与了这场战争，有的投身新四军，有的加入了国民党，有的成了汪伪报纸的记者，错综复杂的关系使董、冒两家产生了新的恩恩怨怨。在命运的巨手面前，心碧、独妍都已无能为力……



春  
之  
卷



## 第一章

谷雨一过，天气说热就热。心碧昨天还穿着一件黑丝绉滚边的驼绒夹袄，今天已经换上了家常的素缎旗袍。这旗袍是新近流行的式样：袖子上窄下宽，下摆很大，两边不开衩，有点像外国女人身上的裙子。心碧是在大地方住久了的人，举止打扮总带着大地方的洋气，跟海阳城里的太太们站在一起，怎么看怎么抢眼。

天井里的遮阳卷篷下面，厨师得福摆开了一大摊子坛坛缸缸，正用发好的酒酿制糟鲥鱼。旁边除心碧之外，还有老太太顾氏，及几个看热闹的丫头奶妈们。董家的主子们向来待下人宽厚，酒糟鲥鱼又是一年一次难得看到的稀罕事儿，心碧允许主仆同乐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得福拿一片风干的鲥鱼在手里来回弯弄了几下，意在将鱼皮放松，便于盘曲到小口大肚的宜兴泥坛里。新来的粗使

丫头兰香叫道：“好大的一条鱼！怎么又不刮鳞？”得福白她一眼：“鲢鱼怎么论条？要讲片，一片两片。再说鲢鱼还能刮鳞？说这话也不怕人笑话。”

老太太顾氏袒护小丫头说：“不怪她，西乡里来的人，没吃过又没见过，怎么弄得懂这些道道儿？”

心碧顺着老太太的意思笑道：“要论吃鲢鱼，怕也只有海阳人有这口福了。我刚来那年，也是一百个不懂……”

得福就有点诚惶诚恐，抢过话头：“太太是大地方来的人，经过见过的不知比我们要多多少，别说鲢鱼，就是孙中山孙总统的水晶棺……”

老太太“嗤”地一笑：“还水晶棺碧玉棺呢，我问你，鲢鱼可也有刮了鳞的做法？”

得福脸涨得红了起来，嗫嚅道：“老太太说有，想必是一定有的了，只是小人经见得太少……”

老太太就很得意，嘻开缺牙的嘴巴，朝众人笑着：“瞧瞧，可把他问住了吧？可见世上没有人是样样都通的。说段古话你们听听：从前人家娶媳妇，新娘子三朝日要当着至亲近族面前下厨执炊，说白了，就是考考新娘子贤惠不贤惠，能干不能干。放在差不多的人家，也就是走个过场，娘家婆家总要先商议好了，择一道叫好又叫座的菜，把葱姜作料准备齐全，新娘子到时辰抓起铲刀意思一下，就算过关了，落个皆大欢喜吧。”

说到这里，插进来一个脆脆的童声：“我爹娶我娘的时候，也考我娘了吗？”

众人抬头，才知道十岁的四小姐烟玉不知何时已经下了学，书包还在肘弯里夹着，也凑在人堆里听奶奶讲古。心碧



就手在她头顶轻轻一拍：“大人说话，小孩子只听不插嘴。”

老太太招招手，叫孙女靠到她怀里来，摸出块纸包的米花糖让她吃着，接下去说：“偏有这一家人家，婆婆自恃手艺高明，小姑子又来得刁钻古怪，这天厨房里摆出来的是一片新鲜鲑鱼，作料什么的通通没有，存心要出出新娘子的洋相。新娘子也不怵场，袖子一卷，一刀下去，霍霍霍把鱼鳞全刮光了。这下要出大笑话了，婆婆抿嘴在旁边冷笑，小姑子更是幸灾乐祸，招呼合家大小来看嫂子出丑，还说些什么：到底不是好人家的底子，没吃过猪肉，也听过猪叫呀……三姑六婆，豪奴娇仆，笑倒了一片。新娘子呢，任凭着别人冷嘲热讽，没听见似的，不慌不忙从发髻里拔出一根绣花针来，又找出红黄蓝绿紫五色丝线，把刚刚刮下来的鳞片串成五条，反钉到锅盖下面。而后她使文火慢慢蒸煮，待到鱼熟，鳞上的油脂也就一滴滴的全都滴到了鱼盘子里，香味传出三里路外。那滴光了油的鱼鳞呢，自动卷成五串亮晶晶的珠珠儿，新娘子顺手一圈，盘成五朵梅花，盖在鱼身子上。新娘子将这盘鱼恭恭敬敬端到公婆面前，轻声细语说：五福临门，恭请二位大人赏脸。这时候婆婆的脸啊，真比挨媳妇打了还难过呢。”

老太太说到这里，听众中已是一片咂嘴之声，有惊叹新媳妇心灵手巧的，有说那做婆婆的自作自受的。老太太兀自挺一挺腰背，就手理一下新上身的一件黑色绉纱裙子，笑道：“你们听得快活，倒耽误我抽这一袋好烟。”

话才说完，一只肥肥的小手伸了过来，把一架锃亮的白铜水烟袋举在老太太眼前。却原来是高不及大人腰眼的五小姐小玉。老太太眉开眼笑说：“看看，谁能有我的小玉儿乖巧，这回你们谁也别怨做奶奶的偏疼偏爱了吧？”

小玉的奶妈桂子连忙凑趣：“老太太要疼个谁，别人还有什么好说道的。大房里五个孙女一个孙子，加上三房的一个长孙，个个都是老太太的心肝宝贝。”

老太太咕嘟咕嘟抽完一小筒烟，拔出烟嘴把烟灰吹出去，舒畅地眯缝起眼睛：“人都说做奶奶的疼孙子，我倒不一样，疼孙女更甚。怎么讲？我这五个孙女，站出来哪个不是人尖子？一个比一个水灵，一个比一个乖巧。将来还不知道是哪五个有福气的人家得去了呢！”

心碧在一边听了，跟着就在心里叹一口气，又欢喜又酸涩的那种味道。她拉过小玉的一只手，捂在自己手心里，刚要接老太太的话头说句什么，老爷济仁的跟班小尾儿过来喊她：“太太，老爷请你去一趟，在大太太房里。”

大太太指济仁的原配夫人心锦。心锦十六岁嫁到董家，将近三十年未曾有过生养。后来济仁在北京的任上娶了心碧，一连串得了五女一子，心锦跟着也就欢喜，此后吃斋念佛，一应家事都交给心碧，落得清闲自在，家里上上下下都对她敬重。为了方便，下人们都喊心碧“太太”，而在心锦前面加上个“大”字，称“大太太”。心锦对这些向不细究，答应得极是爽快。

心碧站起来，把坐出了皱褶的旗袍下摆用掌心抹一抹平，抬手抿一下头发，吩咐得福务必将坛子里的酒酿铺平铺匀，到夏天开坛时鱼肉才能入味、新鲜。又赶烟玉回自己房间去写仿，晚上爹要一个个查验的。然后她牵了小玉的手，带她一块儿去心锦房中。

心锦住在第二进院子女宾客厅的东房里，从前面过去，要

经过敞厅和书房。敞厅高大气派，据说有人站在城墙上往城里看，除了定慧寺的巍峨庙宇，城北冒家的西式二层洋楼，就数董家的敞厅有派头了。大九架梁的木结构房子，梁柱足有一个男人的腰身粗细，站在屋里抬头看横梁，就觉得脖子发酸，头晕目眩。从横梁中间垂挂下来一盏巨大的水晶吊灯，旁边是八盏稍小一点的圆形吊灯，星星拥月亮似的围着。晚上若有宴饮娱乐之事，九盏灯一齐开亮，敞厅里如同白昼，甚至比白昼更加华丽辉煌。这是当年董济仁在上海做烟酒税总办的任上，从洋行里订购了，雇船专门装运回来的。别说在小小的海阳城，就是上海，在通州，如此豪华的灯盏也不多见。

心碧从敞厅穿过去的时候，习惯性地抬眼扫视各处，看看有没有灰尘和不妥的摆置。济仁是个整洁到几乎成癖的人，决不允许家人把东西乱丢乱放。心碧跟了他十八年，潜移默化地也染上了同一嗜好。此时她一眼发现有张红木宝座椅的位置稍偏了点点，跟前面一张不在一条水平线上，忙走过去动手搬好。心碧是裹了又放开的一双半大脚，走路做事还算方便，只是红木椅子本身很沉，又镶了大理石的椅背，搬起来更是吃力。乖巧的小玉见了，上去就要帮娘的忙，心碧生怕椅子砸了她的脚，一迭声地阻拦道：“小玉别动。”小玉仰了脸说：“娘我能搬。”心碧笑着：“娘知道小玉能搬，只是娘还没老呢，一个人还能搬动呢。”

这时候从门外撞进来两个人，心碧的儿子克俭和三房里济民的儿子克勤。克俭八岁，模样像极了娘，一双细长媚人的凤眼，鼻梁纤秀高挺，嘴唇薄而红润，头发软软地披在额前，若穿上一件花衣服，完全就是个秀气漂亮的小姑娘。济

仁五女一子，按理说这个儿子视若宝贝了，却又相反，他对儿子从来都是冷冷淡淡，板板正正，不知怕把儿子宠坏了呢，还是嫌儿子身上没有男儿的阳刚之气。心碧怎么也想不明白。六个孩子中，济仁最喜欢大女儿润玉，她是他的掌上明珠，只有她在身边的时候，他平素板结的面孔才放松下来，跟女儿有说有笑，慈爱至极。去年润玉外出求学，读镇江蚕桑专科学校，家里马上就觉冷清许多，心碧总感到济仁一副郁郁寡欢的模样。

克勤十四岁，已经是个人高马大的小伙子了，长得也算是眉清目秀，却在眉眼间有一股说不出的顽俗之气。他穿一套月白色撒花绫裤褂，褂子敞开着，露出里面的青色盘扣小背心，青丝绦的腰带上拴了只玉刻的玩意儿，走起路来随了步子悠来荡去，完完全全是大户人家纨绔子弟的派头。济仁对这个侄子是极看不入眼的。就连克勤的亲生父亲济民，对儿子也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。

此刻心碧看到克俭和克勤混在一起，心里便不高兴，不好说克勤什么，只拿克俭开刀：“克俭，学堂里这么早就下学了吗？”

克俭只怕父亲，不怕娘，笑嘻嘻答道：“今儿先生家里有事，放得早。”

心碧不太相信克俭的话，她知道他常常会撒个小谎。明儿要记着叫烟玉到学堂里问问克俭的先生，看到底是真是假。她望着克俭的眼睛说：“男孩子学问要紧，空下来要想着温书习字，别疯疯癫癫到处乱跑，你爹看见了不会高兴。”

克俭得意洋洋说：“克勤哥哥刚才带我到花香楼去了。”

花香楼是海阳城里最出名的一家妓院。心碧心里咯噔一

跳，沉下脸来：“怎么去那种地方？小小年纪……”

克勤慌忙用胳膊肘捅捅克俭，嘻皮笑脸对心碧说：“路过那儿，顺便瞧了一眼。克俭没见识过，稀罕。”

心碧说：“那地方用不着见识。”

克勤应道：“哎，哎，下回不去。”扯了克俭一把，两个人一溜烟地走了，快得让心碧来不及喊出什么。

小玉抬头看看娘的脸色：“娘，你别生气，回头我告诉爹，让爹揍哥哥屁股。哥哥不学好，爹不喜欢不学好的人。”

心碧弯下腰，在小玉头上亲了亲：“乖，别告诉爹了，你哥他还小呢，不懂个什么，娘没生他的气。”

小玉又仔细看看娘，确信娘说的是真话，才一本正经地点头，把个小脑袋点得鸡啄米似的。心碧心里就叹一口气：这孩子才这一丁点岁数，怎么跟个人精儿一样，这脾性匀一半给克俭多好！

海阳城里大户人家的房子，一般主卧室旁边都连着个套房，给年幼孩子们睡的，便于做母亲的夜里起来照看。心锦因为没有孩子，套房就改成了佛堂，终年供着观音菩萨的香火，走近这院子就闻到一股印度伽南香的味儿，叫人不由得静气敛神，轻举慢动，说话都留着几分小心，别不经意间冲撞了菩萨。

逢年过节，或是家人中有个三病两灾的，心碧也会到佛堂里烧几炷香，诚心诚意拜上几拜。平常她就很少进去了。她忙，一大家子的吃喝拉撒要她操持。心锦体贴她，总是说：“我替你拜过了。”心碧便知道观音娘娘不会怪罪她了，放心忙她的事去。

心碧带着小玉一进到院子，小玉就欢欢快快喊起来：“大娘娘！”

心锦答应着，迎出房来，先搀过小玉的手，又对心碧说：“济仁等你好一会儿了。”

心碧问：“有要紧的事吗？”

“倒也没有。冒家送了个帖子来，请我们去看戏。”

说着话，进了房间，见济仁在椅子上坐着品茶，旁边有一碟精制的通州五仁麻糕。茶是昨天才从徽州茶庄里买回来的新茶：六安瓜片。茶汤碧绿，香气四溢。

心碧问：“这茶还好吧？”

心锦笑着说：“你昨儿拿来，我还没舍得喝，这是泡上的第一杯。”

心碧就问济仁：“你喝着怎么样？我跟茶庄掌柜的说，先少买点试试，要喝着好，再抬举他做笔大生意。”

济仁轻轻吹去汤面上浮着的一片茶叶，撮起嘴唇抿了一小口，含在嘴里片刻，咽下去，说：“新茶，怎么喝都是好的。认真论起来，这茶炒得过火了点，有微微的一点焦苦味。”

心碧说：“那就不买他的。城东有一家浙江人新开的茶庄，明儿去看看。”

心锦说：“也别为这点子茶叶累着。新茶火气大，放一放会得绵软一些。”

小玉不敢走近父亲，食指含在嘴巴里，眼睛不断地去瞟那一碟子麻糕。济仁发现了，招手让她过去，用拇指和食指拈出三四片糕来，放在她胖胖的小手心里。小玉托着糕，又用眼睛去看娘，看到娘笑着点了头，才欢欢喜喜地拣出一片，举到嘴边，用尖尖的小白牙咬了一丁点点。心锦在旁边看得

心疼，伸手又抓了几片一并加给她，说：“吃吧吃吧，大娘娘给的，不怕。”回头嗔怪济仁，“你看你，规矩也太大了，把孩子弄得像老鼠见猫。”

济仁笑笑，不回答她的话，再品一口茶，把下巴朝窗口书桌上抬了抬，眼睛看着心碧：“冒家派人送了张帖子来，要请我们去看戏。”

心碧说：“刚刚大姐告诉我了。既送了帖子，还是你跟大姐去一趟吧。”

心锦连忙摇手：“怎么是我去？你不知道我这个人懒动，又不喜热闹。那些戏班子里的锣鼓家什，我听了就烦。”

心碧看看济仁：“到底是为个什么事呢？老太太做寿还是小孩子过生日？弄清楚，好备份贺礼，不至于到时候措手不及。”

济仁先不说话，把一片麻糕掰开，拈半片放进嘴里，嘴巴闭着动了动，咽了下去，才说：“怕是用不着送贺礼的。这回的事由特别，冒家太太独妍筹办的那个女子传习所明天开学，南京、镇江、通州都派了人来参加典礼，我估摸这场戏是为了招待宾客。”

心碧身子一扭：“那我不去。还是大姐去吧。”

心锦笑道：“才答应得好好的，怎么又反悔？”

“我不待见独妍那副目中无人的作派。”

济仁有点惊讶：“你又没跟她打过几回交道，怎好这样说她？”

心碧哼了一声：“她从没正眼看过我，这我还觉不出来？”

心锦在旁边帮腔：“冒家太太的确是傲。其实论模样、论脾性，比不上心碧，就是多识了几个字，觉得自己比别人高

明罢了。”

“还不光是这个。”心碧补充说，“她是新派人物，听说还信着洋教，瞧不上我这个做……”心碧望了心锦一眼，没有再说下去。

心锦是个厚道人，明白她说的是是什么，就不知道如何应答才好。济仁这时候微微一笑：“冒家是冒家，董家是董家，井水不犯河水，各人过各人家的日子，你倒也不必理会冒太太的作派。只是场面上的事情，该应酬的还得应酬，过分计较了会让人看着小家子气，心碧你懂不懂？”

济仁对心碧说话总是这样慢条斯理，像父亲对孩子。奇怪的是心碧听着受用，舒服。进济仁家这么多年，为他生儿育女，操持家务，也算是个能干要强的女人了，就是在济仁面前脱不了孩子气，只盼他天天把她放在嘴里教训着、点拨着才好。如果说这是“贱”的话，心碧可是心甘情愿认了这份贱。

心碧至今认为，自己能有今天的日子，是她的福份，是她跟济仁前世有缘。

小时候，家里是个什么样子，心碧已经完全记不清楚了。依稀中她是没有母亲的，母亲在她出世不久就死去了。有好几个哥哥姐姐，她总是跟着他们在野地里疯跑滚打。有一天父亲给她一个糯米粑粑，背着她到邻村去耍，结果没带她回家，她被父亲卖了，做人家的童养媳。

做童养媳不是白吃饭的，要顶家里一个女仆的用。可惜心碧实在太小，派不了什么用场。买家觉得很亏，转手又把她卖到苏州纱厂里，做童工，学缂丝。心碧对那段日子的记



忆特别深刻：车间里总是热汽滚滚，白胖胖的蚕茧在大锅里上下翻腾，弥漫着一股惹人作呕的尸体的臭味。跟心碧同样大小的女孩子们一溜排站在小板凳上，身子前倾，睡眼朦胧，红肿透明的小手不断伸进滚水锅中，捞起丝头。凶神恶煞的拿摩温手里抓着板尺来回巡逻，发现有谁站着打起瞌睡，马上走过去，屁股上狠狠抽上一记，打得那孩子在板凳上连晃几晃。有人打瞌睡跌进锅里，叫都来不及叫一声，就被滚水烫死了。没跌进锅里的孩子，一双手终年红肿溃烂，流血流脓，恶臭不止。

这样的日子记不清过了一年还是两年，有一天心碧到丝厂外边的小河里汰衣裳，河边来了个中年女人，柔声对她说，她老家来人了，要见她一面。她不知道老家还有谁会来看她，只悠悠忽忽的、下意识地跟着那女人走。不料那是个地道人贩子，当即坐船带她去了上海，卖给一户商人做丫头。也该着她命运多蹇，在商人呆了几个月，上街买东西的时候又被另一个人贩子拐走了，这回卖得更远，卖到了天津。当时她已十三四岁，初长成人，柳眉凤眼，唇红齿白，一口糯糯的姑苏软语，十足是人见人爱的美人胎子。买她的天津小官吏本留着等她长大给自己受用的，谁知官运不好，被同僚挤兑，非但下台，还要罚赔银两。小官吏一咬牙，把心碧卖到了北京的妓院。

北方女子大都五大三粗，难得心碧这样娇小玲珑的人儿，真个是谁见谁怜。老鸨拿她当宝贝，特地请了老师教唱曲儿，教弹琵琶。心碧还是株嫩生生的小苗苗，但是日后会是一棵摇钱树，眼下要舍得施肥，浇水，花本钱。老鸨想，有一天出奇不意将这个苏州美人推出去的时候，该是她这个妓院轰